



##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十五次报告

### 一. 引言

1.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253(2015)号决议表示决心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sup>1</sup> (伊黎伊斯兰国, 下称“达伊沙”)<sup>2</sup> 及关联个人和团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并要求秘书长就这一威胁提交一份战略层面的初次报告, 之后每四个月更新一次。安理会在第 2610(2021)号决议中, 请秘书长继续每六个月提交一次战略层面的报告, 反映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的严重性, 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的广泛努力。

2. 本报告是第十五次此类报告。<sup>3</sup> 报告由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526(2004)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sup>4</sup>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其他实体密切协作编写。

3. 2022 年上半年, 达伊沙及其附属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继续上升, 与过去两年观察到的趋势没有偏差。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 这一威胁仍然特别严重, 有可能从这些环境外溢到非冲突地区。达伊沙及其附属者尽管失去了多位领导人, 却继续利用安全漏洞和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进行人员招募, 组织和实施复合式袭击。全球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加剧, 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应对措施, 可能使这些条件更有利于恐怖主义的蔓延, 使威胁变得更加严重。

<sup>1</sup>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sup>2</sup> 依照大会第 75/291 号决议。

<sup>3</sup> 见 S/2016/92、S/2016/501、S/2016/830、S/2017/97、S/2017/467、S/2018/80、S/2018/770、S/2019/103、S/2019/612、S/2020/95、S/2020/774、S/2021/98、S/2021/682、S/2022/63。

<sup>4</sup> 本威胁评估部分基于监测组的第三十次报告(S/2022/547)。



## 二. 威胁评估

### A. 威胁概述

4. 达伊沙在冲突地区乃至邻近会员国仍然构成很大威胁。达伊沙靠的是利用与冲突有关的脆弱性，同时也寻求在非冲突地区煽动或指挥发动攻击，因为攻击会在非冲突地区引起更多关注，从而可能会转化为更大的兴趣和支持。尽管在冲突地区以外，威胁仍然相对较小，但必须继续对达伊沙外部行动能力是否有所恢复或得到加强进行监测。

5. 会员国向监测组提供了比以前更完整的达伊沙“各省总局”及其管理的网络的活动情况。达伊沙在核心冲突地区分别保持两个各负责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不同组织结构，由各省总局的 Sham 办事处管理后者。由于土耳其当局的逮捕，管理高加索、俄罗斯联邦和东欧部分地区网络的土耳其达伊沙中心(Faruk “办事处”)实际上已无法运作，据报告，达伊沙在土耳其的网络现在由 Sham “办事处”管理。

6. 达伊沙最有力、最完善的区域网络是中心位于阿富汗(Siddiq 办事处)、索马里(Karrar 办事处)、乍得湖流域(Furqan 办事处)的网络。Siddiq “办事处”负责南亚，据一些会员国称还负责中亚。Karrar “办事处”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索马里。Furqan “办事处”负责尼日利亚及其邻国，包括位于西萨赫勒的附属达伊沙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其余 3 个达伊沙区域网络运作不佳或奄奄一息：位于利比亚的 Anfal “办事处”的设立是为了覆盖北非和萨赫勒的部分地区；位于也门的 Umm al-Qura “办事处”是要覆盖阿拉伯半岛；在埃及的 Zu al-Nurayn “办事处”是要覆盖埃及和苏丹。值得注意的是，3 个最活跃的达伊沙网络中有 2 个位于非洲，会员国仍然对恐怖主义暴力在非洲大陆的蔓延深感关切。

7. 在所称的“哈里发国”在疆土上被击败后，达伊沙为维持全球存在做着准备，于 2017 年至 2019 年设立了这些“办事处”和网络，但会员国对于其在实地是否已具体形成有不同看法。一些办事处和网络已经失败或可能失败，但其他办事处和网络则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达伊沙各省总局据此调整了规划。尽管达伊沙有关这些“办事处”和网络的公开叙述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被夸大，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不断演变的局势。

8. 2022 年 2 月 3 日，达伊沙领导人埃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尔比(QDi.426)在美利坚合众国领导的反恐行动中被击毙，地点是在叙利亚境内靠近与土耳其的边界的阿特玛。3 月 10 日，达伊沙承认萨尔比死亡，宣布其视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未被列名)为继任者，随后有许多视频片段显示达伊沙在世界各地的附属者表示效忠新领导人的画面。

#### 1. 达伊沙的财政状况

9. 许多会员国经评估仍然认为，达伊沙领导层控制着大约 2 500 万美元的储备金(一些会员国估计这一数额在 2 500 万至 5 000 万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资金仍

在伊拉克。达伊沙的支出超过了目前的收入，这一支出主要是支付给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钱款，其中许多人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该团体的收入来源包括敲诈、绑架勒索、天课、直接捐款以及贸易和投资收入。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帮助建立了一个财政体系，使该团体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自我调整和维持。最近，付给作战人员和家属的钱款减少，一个会员国称，付给达伊沙作战人员家属的钱通常为每月 50 美元。即便如此，另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潜在作战人员被招募时得到的承诺是每月能拿多达 1 000 美元。

10. 会员国报告说，达伊沙领导层指挥和控制流向其全球附属者的资金的能力仍然很强，这些资金流动是附属团体表现出忠诚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个会员国称，所有涉及附属者的交易都是由达伊沙领导层指挥的。收款方包括：阿富汗境内达伊沙附属团体，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其通过信任的现金运送人获得钱款；以及非洲境内的附属者，其通过索马里的 Karrar “办事处” 获得钱款，据称该“办事处” 负责处理非洲境内外的资金转移。一个会员国强调，南非境内的某些个人在协助达伊沙领导层向非洲境内的附属者转移资金方面正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 2.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达伊沙作战人员及其家属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关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他达伊沙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包括被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数万名妇女和儿童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在这些营地和监狱中发生了数十起暗杀事件。一个会员国称，过度拥挤的霍尔营地中的一些妇女被认为属于最极端的达伊沙成员。有许多人成功地逃出难民营，资金继续流入流出，主要是通过未登记的非正式现金转移系统(哈瓦拉)，按家庭规模分配。此外，达伊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哈塞克省发动了一场复合式袭击后，发生了重大越狱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类似企图的担忧，同时也突显了关押这些人的营地和其他设施的恶劣条件，以及儿童面临的保护风险。除了法律、人权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关切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羁押，有可能加剧安全威胁。

12.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被关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 11 个营地和约 20 个设施中的人中，有 30 000 名 12 岁以下的儿童面临被灌输达伊沙思想的风险。另一个会员国强调，达伊沙继续通过旨在培养新一代极端分子的“哈里发童军”方案，将思想灌输工作重点放在儿童身上，这些儿童中有许多正在接近成年或已经成年。另一个会员国指出，约有 1 万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被叙利亚民主力量羁押。

## 3. 达伊沙的武器

13. 过去一年，达伊沙大大增加了无人机系统的使用，一个会员国强调，达伊沙在伊拉克北部使用了无人机系统。随着难以追踪、低成本、高科技的无人机系统的商业化，像达伊沙这样的团体可以较高的准确度地识别和攻击目标。有会员国指出，达伊沙有几次使用此类无人机系统攻击了货船。达伊沙利用幌子公司在亚洲、加拿大和美国购买无人机系统，随后将其改用于致命用途。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为避免被发现，防空武器和无人机系统以购买零部件后加以组装的方式取得。

## B. 区域事态发展

### 1. 非洲

#### 中部和南部非洲

14. 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各地村庄的小规模暴力袭击事件激增，原因是“先知的信徒”组织(未被列名)领导层发生人员损失。多个会员国指出，作战人员正沿着将马科米亚镇与省会奔巴连接起来的走廊重新集结成规模更小、机动性更强的小组。“先知的信徒”一直将攻击重点放在南加德，以及包括马科米亚、梅卢科和穆达在内的其他北部县。连续不断的劫掠、斩首、绑架、洗劫和财产破坏，造成了当地居民大规模流离失所。恶劣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饥荒使“先知的信徒”在4月和5月失去了势头。反叛分子为寻找食物和给养撤退，许多人向当地武装投降。该团体还释放了200多名妇女儿童。

15. “先知的信徒”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多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肯尼亚，还有来自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成员。4月1日有一段视频被发布，视频中有据称显示“先知的信徒”成员再次宣誓效忠达伊沙新领导人阿布·哈桑的画面。

16.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刚果和乌干达部队于2021年12月1日对民主同盟军(CDe.001)发起联合军事行动，但该组织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期间仍杀害了超过383名平民。联合行动打散了民主同盟军，其作战人员逐渐向西转移，将冲突地区从乌干达边界扩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西部。由塞卡-巴鲁库(别名穆萨-巴鲁库，CDi.036)领导的民主同盟军在4月1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再次宣誓该组织对阿布-哈桑的所声称的效忠。本杰明·基索卡尼奥(未被列名)是民主同盟军分裂出来的、忠于拒不接受对达伊沙效忠的贾米勒·穆库鲁(CDi.015)的小派别领导人，他于2022年1月11日被捕，可能进一步削弱了该派别。民主同盟军成员由乌干达和刚果国民组成，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多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和索马里。

17. 民主同盟军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招募大大增加，证据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逮捕了肯尼亚人、坦桑尼亚人、索马里人，其中大多数是很有经验的作战人员，曾在多个冲突地区作战。1月，民主同盟军的肯尼亚籍成员萨利姆·穆罕默德·拉希德(未被列名)与其他3名企图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达伊沙的肯尼亚人一道被捕。2月，民主同盟军的4名坦桑尼亚籍成员在贝尼被捕。3月，联合部队打死了民主同盟军的1名索马里裔主要指挥官阿布·阿登，此后有2名坦桑尼亚籍作战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击毙。在乌干达，当局在2021年10月和11月坎帕拉爆炸案发生后逮捕了100多名民主同盟军嫌疑人。

#### 西非

18. 3月23日，主要出于宣传目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被宣布为独立于所称的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的所谓达伊沙自治省。在附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QDe.159)发起收复20号国道以南地区的行动后，该团体被赶到马里与尼日尔的边界，艰难地维持其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区的存在。此外，由于达乌萨克-图阿雷格人及马里地方武装团体反对达伊

沙的暴行和勒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不得不与之开战。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因其公共外联和行动可见度减弱，于5月底发起了一场战役，以求在梅纳卡以东建立第二个安全区。

19.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伊斯兰国西非省确认其对“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组织)(QDe.138)残余分子的支配。尽管“博科圣地”的一些作战人员仍留巴·库拉(未被列名)领导下的与尼日尔接壤的边境地区，但该团体已因转移到伊斯兰国西非省及其大部分作战人员向尼日利亚政府投降而被削弱。阿布·穆萨布·巴纳维(未被列名)的状况仍不清楚：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他已经死亡，但其他会员国称他作为 Furqan “办事处”的负责人仍在活动。

#### 东非

20. 在索马里，邦特兰境内有200至280名达伊沙作战人员，他们由于受到青年党(SOe.001)攻击，没有能力开展重大行动。尽管受到制约，但 Karrar “办事处”就设在其地盘内，该“办事处”由索马里达伊沙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民(未被列名)领导，此人是邦特兰人，拥有索马里和英国双重国籍。会员国报告说，Karrar “办事处”是在非洲的一个财务中心，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传输资金。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这些资金通过也门转入阿富汗，另一个会员国则称，资金是通过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个小组转移的。据报其中一些资金是在索马里境内通过勒索航运业及非法征税得来的。

#### 北非

21. 在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未被列名)自2022年1月以来在拉法市、西奈省中部，包括 Nussayriyat 县、Tarabin 县、Bura 县、Tuma'a 县、Kabir Amir 县，发动了若干次恐怖主义袭击。“耶路撒冷支持者”还袭击了 Umariyah 省一条天然气管道，并绑架了4名修路工人。该团体对埃及武装部队发动了2次袭击，导致约18名士兵丧生。尽管发生了这些袭击，但数个会员国评估认为，由于埃及部队成功开展多次反恐行动，以及埃及政府在西奈地区协同努力解决当地社区、包括作为该团体大部分招募来源的贝都因人部落的深层不满，该团体的实力正在下降。一个会员国指出，“耶路撒冷支持者”主要活动在西奈半岛北部，有约500名作战人员。

22. 在利比亚，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国)(QDe.165)被局限在该国南部，它在那里对各路民兵发动袭击。该团体还试图恢复其在该国北部、特别是在拜尼沃利德以及塞卜拉泰靠近突尼斯边界的后勤据点，以利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补充其队伍。利比亚伊斯兰国因其领导层的人员损失和在塞卜哈和拜尼沃利德的军事袭击而受创，其行动能力被削弱。一个会员国估计，利比亚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剩下不到100名作战人员。

23. 利比亚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南部采取了新办法，实行人员分散、小股行动，以防被利比亚安全行为体和其他反恐部队发现。利比亚伊斯兰国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已将该团体与萨赫勒、索马里、苏丹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联系起来。一个会员国指出，利比亚伊斯兰国寻求从邻国招募移民，

而另一个会员国则报告说，该团体与尼日利亚的某些恐怖主义团体保持联系，一些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跑到乍得湖流域的伊斯兰国西非省。

24. 在摩洛哥，安全部门在 1 月至 5 月期间逮捕了 9 名亲达伊沙的人。其中 2 人当时正试图前往其他冲突地区，包括阿富汗。其中 1 人被发现携有自制爆炸物说明手册。尽管反恐取得了成功，但该国境内的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威胁依然存在。

## 2. 中东

###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5. 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面临领导层的重大人员损失，不过也利用安全漏洞在行动方面取得了零星成功。继前任发言人阿布·哈姆扎·库拉希(未被列名)于 2021 年 11 月在阿勒颇省的一次空袭中被击毙后，达伊沙领导人萨尔比的死讯是由新发言人宣布的。会员国对新领导人阿布·哈桑的身份没有达成共识。有一个伊拉克籍的候选人为朱马·阿瓦德·易卜拉欣·巴德里(未被列名)，他是达伊沙前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兄弟。另一位是 Abd al-Raouf al-Muhajir(未被列名)，他可能曾担任各省总局局长。谈得最多的名字是巴沙尔·哈塔卜·加扎尔·苏迈达伊(别名扎伊德博士，未被列名)。一些会员国估计，苏迈达伊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近来在达伊沙内没有担任过行动方面的高级职务，无法使他成为一位可信的继任者。有报告说，他于 5 月在伊斯坦布尔附近被捕，这不太可能是达伊沙领导人出没的地方，可能表明阿布·哈桑仍在逃。达伊沙没有发表评论。

26. 尽管领导层出现人员损失，但会员国并未注意到该团体或其核心冲突区行动的方向有任何重大变化。达伊沙因其结构分散、有能力组织复合式袭击，仍然是一个持续的威胁。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仍是一个主要的薄弱环节，有多个走私网络在该地区运作。据估计，两国境内的达伊沙作战人员合计 6 000 至 10 000 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估计主要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国民，但据信霍尔营地和罗杰营地也有不少第三国国民。

27.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伊沙于 1 月 20 日发动了一次重大行动，目的是将关押在哈塞克省西纳阿监狱中的作战人员解救出来，当时这所监狱关有约 5 000 名作战人员。大多数会员国估计有 100 至 300 名作战人员逃到巴迪亚沙漠或越界进入伊拉克。逃走的人数被该团体实施袭击时遭受的伤亡人数抵消，所以这次行动的净影响有限。据报达伊沙高级领导人无人逃脱。不过，此次袭击为该团体产生了重大的宣传效应，突出表明达伊沙以袭击关押其成员的监狱作为优先目标，尽力以此推动卷土重来。会员国估计，预期会有更多的越狱尝试。

28. 达伊沙采用反叛战术发动了其他零星袭击。活动集中在代尔祖尔省、拉卡和哈塞克两省南部、霍姆斯省东部、德拉省西南部、苏韦达省。达伊沙恢复了以前削减的训练，特别是在巴迪亚沙漠。一个会员国指出，达伊沙偶尔在大马士革活动。

29. 在伊拉克，针对达伊沙的反恐行动继续使一些人员被逮捕，安全得到加强。不过，达伊沙小组仍在偏远地区活动，该团体继续对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基尔库克等省的基础设施和种植区发动袭击。1 月 21 日，迪亚拉省一处伊拉克陆军基地

遭到袭击，11 名士兵丧生。达伊沙将收割庄稼的农民当作目标，5 月 23 日在基尔库克省和迪亚拉省的 2 次行动中杀害了 12 名平民。一个会员国指出，参与最近在这些地区的袭击的一些达伊沙成员可能是从叙利亚边界一侧的拘留所逃出来的人。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也发生了袭击事件，达伊沙在这两个省主要以人员小型流动小组开展活动。

30. 伊拉克于 2021 年 10 月宣布逮捕 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未被列名)(见 S/2022/83)，从此人身上得到的情报表明他在被捕前一直负责达伊沙的财务。他还同时担任副“哈里发”以及“授权委员会”成员。若干会员国估计，此人被逮捕扰乱了该团体，特别是其财务，他的职责目前可能已分给若干人行使。

31. 在 4 月初至 5 月初的斋月，达伊沙开展了一场加强作战活动的全球运动，为其领导人和发言人之死复仇。在伊拉克，达伊沙声称，作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已发动了 80 多起袭击，不过这些袭击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主要目标社区中相对没有造成太多伤亡。

#### 阿拉伯半岛

32. 据评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QDe.166)在也门的势头被基地组织盖住。该团体正在走下坡路，最近没有发动袭击。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的一些作战人员已被吸收到该国各部落部队，在重新整编后加入也门的全面冲突。其战场经验表明，他们仍然是一个潜在威胁，但缺乏资源和领导将使其在短期内无法卷土重来。也门对达伊沙的价值可能在于各省总局中的 Umm al-Qura 办事处设在那里，而且便于跨过红海到索马里的 Karrar “办事处”并与其保持财务联系。

### 3. 欧洲

33. 达伊沙在欧洲的活动已经减少，主要是呼吁同情者继续发动袭击。威胁程度被评估为中等，“独狼行动”现象减少。达伊沙声称最近在欧洲发动的袭击主要是由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实施的，他们受到达伊沙的鼓动，但缺乏后勤或经济支持。如何早发现此类袭击对执法部门是一个重大挑战。

34. 监狱中的激进化和在监狱中招募仍然是造成这一威胁的主要驱动因素。2015 年前因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在欧洲被监禁的大多数人都被判短期徒刑，预计将在 2025 年前获释。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女性返回者的前景。尽管囚禁的女恐怖分子的人数始终不多，但欧洲的监狱必须为来自拘留营的女性回返者的可能涌入做好准备，包括在未来几年内在符合儿童最高利益的情况下安排照顾和监护其子女。会员国始终感到担忧的是，回返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会试图在欧洲、包括经由科索沃<sup>5</sup> 建立小组，以进行更复杂的袭击。

35. 2 月，有 3 人在西班牙被捕，据称他们利用一个复杂的幌子公司网络，将资金转移给一个总部设在利比亚、由 Mohamed Salem Bahroun(别名 El-Far，未被列

<sup>5</sup> 对科索沃的提及应理解为是在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范围内。

名)领导、与达伊沙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团体。据称，他们管理着一个犯罪网络，涉及走私石油、伪造护照、将钱款存在避税港，以及将在战场受伤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到西班牙的私人诊所疗伤。据称，该团体利用现金运送人、银行转账和哈瓦拉汇款系统将从利比亚送到西班牙的资金转移到包括土耳其和突尼斯在内的各辖区，最终转移到安提瓜和巴布达。据报告，洗钱数额多达 400 万美元。该案仍在调查中。

#### 4. 亚洲

##### 中亚和南亚

36. 在阿富汗，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领导人。据一个会员国报告，其他领导人物包括担任副手的毛拉韦拉杰卜·萨拉赫丁(别名毛拉韦哈纳斯)、苏丹·阿齐兹·阿扎姆(发言人)、阿布·穆赫辛(财务主管)、卡里·沙哈达特(训练主管)、卡里·萨利赫(情报主管)和卡里·法塔赫(军事行动主管)。

37. Siddiq “办事处”的现任领导人是谢赫塔米姆·库尔迪(未被列名)，他之前是达伊沙核心成员。他于 2020 年获达伊沙“各省总局”任命并抵达阿富汗。达伊沙将阿富汗视作为实现其“大哈里发国”计划而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扩张的基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试图通过招募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的成员来加强能力，并吸引不忠的塔利班作战人员和心怀不满的当地少数族裔前去加入。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有 50 名维吾尔族作战人员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几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能够招到人员，是因为它每月付给作战人员的报酬较高。

38.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的或归因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袭击似已减少，但袭击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大。4 月和 5 月，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发射了火箭弹。尽管两国都否认火箭弹落入本国境内，但此类袭击的风险仍然存在。其目的是表明事实上的安全部队无力控制边界，并从该区域吸引新人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目前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是否能够重新取得对在阿富汗东部已失去地盘的控制。如果成功，塔利班可能很难扭转这种进展，而且根据一个会员国的说法，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将有能力从阿富汗发展全球威胁能力。

##### 东南亚

39. 来自达伊沙附属团体的威胁已基本消退，但单独行动者或受到鼓动的袭击以及主要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些残余活动仍有可能构成威胁。据估计，达伊沙-东亚在菲律宾南部有多达 200 名作战人员，仍有能力发动小规模袭击。菲律宾当局于 3 月宣布，而且其他会员国也证实，达伊沙-东亚的新任领导人为阿布·扎卡里亚(别名杰尔·明班塔斯，别名法哈鲁丁·哈吉·萨塔尔，未被列名)。据报告，他是毛特组织的前领导人，毛特组织是达伊沙的附属团体，2017 年曾在马拉维市短暂占据过地盘。3 月，菲律宾军队在巴西兰打死了阿布沙耶夫集团的一名领导人，反映出该团体领导层继续遭受人员损失(见 S/2021/68)。6 月 6 日，在马京达



瑙省 Datu Saudi Ampatuan 展开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据称是达伊沙-东亚发言人的 Abdulfatah Omar Alimudun(别名 Abu Huzaifah, 未被列名)被击毙。Abu Huzaifah 负责该团体与核心冲突区的达伊沙领导层间的财务交易。

### 三. 关于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的最新情况

#### A. 概述

40. 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加强、完善和促进使用有效工具和措施以防止达伊沙及其附属者破坏和平前景，并应对达伊沙及其附属者和支持者构成的威胁。一些恐怖主义团体和激进团体呼吁其追随者利用乌克兰战争和武器的可得，包括在欧洲发动独狼式袭击。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还利用这一局势在网上传播仇恨内容、号召采取暴力和传播虚假信息。

41. 4月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在一次联合公开通报会上审查了达伊沙在非洲构成的威胁的演变情况以及会员国对这一威胁和相关挑战的应对。审查工作涉及的问题包括达伊沙在非洲的扩张、民间社会应对恐怖主义能力及达伊沙在非洲的附属者可能对其他大陆构成的威胁。

42. 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使许多国家在立法或颁布新法律时可能会作出宽泛的解释，造成执法人员和其他官员滥权的风险，从而可能影响针对达伊沙的有效措施。据此，2022年5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西班牙在马拉加共同举办了人权、民间社会与反恐高级别国际会议。包括44名民间社会代表在内的与会者交流了在制定用以应对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符合人权和法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应对措施方面的经验。

43.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继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617(2021)号决议的指示分析新出现的问题、趋势和事态发展。<sup>6</sup>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执行局在以虚拟和混合形式工作了两年之后，恢复了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的现场评估访问，于4月对保加利亚进行了全面访问。

44. 《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继续与会员国合作，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并就一系列优先和新出现的反恐问题提供援助。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于4月加入后，《契约》目前由45个实体组成。《契约》的协调委员会于6月举行了第八次会议，以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应对非洲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sup>6</sup> 见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怖主义框架与国际人道法的相互关系”，报告，2022年1月；以及“合法获取数字证据的国际合作状况：研究视角”，报告，2022年1月。

## B. 冲突区内疑似达伊沙成员及其家属

### 1. 现状

45.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拘留设施和营地的情况不断恶化，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随行家属、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所面临的状况，构成了复杂而严峻的人权、人道主义和安全挑战，需要予以紧急关注并采取行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霍尔营地和罗杰营地及拘留设施的条件因为防止 COVID-19 传播所实施的限制而进一步恶化。2022 年 1 月，达伊沙对 Sina'a 监狱的袭击以及关于霍尔营地暴力和杀戮事件增加(包括杀戮一名援助工作者)的报告，都强烈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旷日持久的局势所涉安全问题，以及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迅速和协调一致的符合人权的应对措施。

### 2. 遣返工作

46. 遣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随行家属、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继续断断续续地进行。一个关键的难题仍然是如何确保这些人自愿、安全和有尊严地遣返，充分遵守有关国家各自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特别是需要酌情确保对其进行起诉并确保他们复原和重返社会。在所有遣返工作中，有关国家政府同意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开展任何活动是首要考虑。会员国继续努力应对各种问题，包括进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全面风险评估，满足儿童的具体和个人需要，满足证据和司法要求，消除监狱内由激进转化为暴力的潜在风险，以及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全政府和全社会的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

47. 虽然伊拉克政府在遣返 2 500 多人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有大约 28 000 名伊拉克国民留在霍尔营地，拘留设施中关押的人数不详。3 月，由反恐办公室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共同主持的联合国支持第三国国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返回全球框架完成了在伊拉克的第一次联合范围界定工作，为支持伊拉克政府遣返工作的“全联合国”工作方案奠定基础。

48. 儿基会继续支持会员国开展全面和循证的重返社会服务，以确保回返者能够成功和安全地重返社会。儿基会还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支持基于社区的重返社会，防止歧视和污名化，并为获得基本社会服务提供便利。

### 3. 起诉和调查

49. 联合国调查组回应了非伊拉克检察当局就可能被遣返或正在被遣返的外国达伊沙成员提出的援助请求。联合国调查组支持瑞典检察机关审判一名被控在呆在达伊沙期间犯下战争罪的瑞典女性国民，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有效地回应会员国的获取信息请求。

50. 3 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推出了一个调查访谈培训单元，作为尼日利亚官员保障人权的调查和起诉恐怖主义案件的一个重要参考工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法治和人权法，并考虑到性别层面，加强了摩洛哥调查恐怖主义罪行、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的能力。在尼日尔，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加强了执法和刑事司

法行为体在冲突地区收集和使用战场证据的能力，以便在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情况下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 4. 改造和重返社会

51. 监狱可能成为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恐怖分子招募的潜在温床，使恐怖主义罪犯分子或被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者在获释后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一现象凸显了解决监狱管理问题的迫切需要，包括在 COVID-19 卫生措施和人道主义理由的背景下隔离被拘留者。

52. 2 月至 4 月期间，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与国际反恐中心和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合作，在埃尔比勒和巴格达与相关政府机构举办了关于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移民组织还为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包括已死亡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以及从西巴尔干国家的监狱释放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接待、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提供了支助。

53.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继续与伊拉克监狱当局、执法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合作，防止酷刑、促进遵守关键的法律条件和程序保障，并应对拘留设施严重拥挤的问题，以此作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

5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继续实施一个题为“乍得湖流域受博科圣地影响地区的稳定、恢复和复原区域战略”的联合项目，并支持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加强跨界合作，制定全面和有针对性的甄别、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办法。这三个实体还继续与印度尼西亚合作，为被指控或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暴力极端主义囚犯和罪犯的管理、改造和重返社会制定有效做法。

#### C. 国际和区域合作

55. 自上次报告以来，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加强国际和区域反恐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中亚和非洲，取得了显著进展。

56. 2022 年 3 月，中亚各国通过了更新版《联合行动计划》，以在中亚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此举得到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联合国中亚区域预防性外交中心提供的实质性支持。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协助开展“全联合国”活动，以支持中亚会员国消除向恐怖分子供应小武器和轻武器现象，并改进生物识别技术在边境管制中的使用。5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执行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裁军事务厅与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磋商，作为继续努力加强中亚国家防止和打击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向恐怖分子供应这类武器的能力的一部分。6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启动了中亚反恐怖主义预警网络，以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挑战和威胁。

57.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办公室协调，加强对会员国和次区域组织的支持，以应对大湖区的达伊沙附属团体构成的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作为支持乍得湖流域各国制定和执行对与“博科圣地”组织有个人关联的个人的甄别、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的联合举措的一部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

局、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密切协作，举办了一次尼日尔-尼日利亚双边合作讲习班、一次乍得湖流域国家区域讲习班和为喀麦隆举办的一次国家讲习班。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执行局继续合作，向莫桑比克提供收集和保存证据方面的能力建设支助，同时实施国家资产冻结机制、支持机构间合作并制定国家反恐战略。

#### D. 扶助达伊沙的受害者

58. 虽然一些会员国已采取步骤实施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支持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但这些工作有时将某些社区或宗教团体排除在外。在伊拉克，在追究达伊沙暴力行为人的责任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根据反恐立法对据称是达伊沙低级别成员的几个人提出了指控，但没有任何案件包括性暴力指控。为起诉达伊沙成员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奠定基础的立法，将是追究他们在伊拉克所犯罪行的关键一步。

59. 联合国继续协助伊拉克执行《雅兹迪幸存者法》，联伊援助团继续支持伊拉克政府执行《关于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联合公报》。联合国调查组继续为瑞典和法国国家检察机关设立的联合调查组(G15-JIT)提供分析和调查支助，以调查达伊沙对雅兹迪人犯下的主要国际罪行。4月，调查组在荷兰参加了欧洲联盟司法合作署调查和起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网络的一次会议。

60. 截至3月31日，至少有1 301名儿童在伊拉克因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被定罪并正在服刑，刑期最长为15年，罪名包括据称与武装团体(主要是达伊沙)有关联。联合国不知道少年管教中心旨在让获释的儿童重返家庭和社区的具体方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根据《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方案》完成了一个关于让伊拉克境内被视为与达伊沙有关联或附属关系的儿童重返家庭的有针对性方法的项目，包括为法官、检察官、警方调查人员和律师举办调查程序讲习班，并为社会工作者和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在职辅导。

61. 2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始实施一个关于加强抵御暴力极端主义能力的项目，其重点是尼日利亚境内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儿童受害者和证人。在印度尼西亚，与国家反恐局密切合作，为应对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包括回返儿童问题的执法官员举办了一次培训师培训课程。

#### E.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62. 联合国继续支持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组织提高国家能力，加强区域合作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3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牵头与乌干达开展了试点协商进程，以确定执行有针对性举措的技术援助需求。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执行局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管制和不扩散执行办公室执行定向金融制裁。5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欧洲联盟和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小组合作，举办了一次关于保护非营利部门不被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所滥用的能力建设讲习班。联合国调查组继续调查达伊沙的经济结构、接管当地农业部门以及奴役、掠夺和迫害伊拉克各地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情况。

63. 联合国继续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其全球网络协调组合作，包括就如下问题开展合作：有关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附属者提供资助的定期最新情况通报；与偷运移民有关的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利用艺术品、文物和其他文物作为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工具。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支持几个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形式的区域机构在其各自的全体会议和专题活动中的工作，并酌情确保相互评价的结果与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的评估中提出的建议彼此连贯一致。3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拉丁美洲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协作，并在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和监测组支持下，以实施定向金融制裁和加强国际合作与国内协调以打击拉丁美洲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为题举行了一次区域会议。

## F. 边境管理和执法工作

64. 联合国启动了新的举措，以进一步加强会员国在边境管理和执法方面的多方面能力。2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联盟联合发起了技术反恐倡议，根据该倡议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举行了关于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交网络分析的专家组会议以及关于反恐和无人机系统数字法证的专家圆桌会议。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还启动了一个保护脆弱目标全球专家网络，以促进协同增效并交流关于保护脆弱目标的信息和良好做法。

65.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及其伙伴通过各种方案，继续向会员国提供边境管理和执法方面的能力建设援助。由该办公室牵头并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实施的联合国阻止恐怖分子旅行方案，目前正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以及培训和业务支助，协助50多个会员国在边境发现和预防恐怖主义和与严重犯罪有关的威胁。2月，“反击针对脆弱目标的恐怖袭击全球方案”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牵头下，就能力和防备水平进行了深入磋商，2022年2月至6月间，该方案为多哥和突尼斯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并为两国150多名官员提供了能力建设支持。

66. 在联合国航空安全威胁评估模型方案框架下，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于2月在博茨瓦纳推出并完成了试点方案，并与尼日利亚合作在该国航空基础设施最近遭到袭击后，审查其协调框架。反恐怖主义办公室通过其情报联合小组方案，向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莫桑比克、多哥、乌干达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秘书处提供能力建设支助，以加强其机构间反恐协调机制。3月至5月，由该办公室牵头的全球反恐调查方案向加纳、肯尼亚、尼日尔和多哥的反恐和执法实体提供了培训。

67.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内的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一道，根据关于在反恐中负责任地使用和分享生物识别技术的倡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396\(2017\)](#)号决议的规定，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继续开展活动。这两个实体为东南亚和中亚举办了区域讲习班，并为塔吉克斯坦和泰国举办了国家讲习班，以加强负责任地使用生物识别数据的能力。

68. 尊重人权和法治是有效反恐对策的关键组成部分。5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海事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合作，为布基纳法索、加纳、马里、摩洛哥和尼日尔的法官官员举办了一次关于边境安全管理良好做法的区域讲习班。人权高专办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在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支持下，完成了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旨在加强喀麦隆官员在人权、法治和反恐方面的能力。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联伊援助团合作，为伊拉克执法和情报官员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以符合人权的方式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举措。

69.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武器和爆炸材料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3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共同组织发布了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制定的技术准则，以促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370(2017)号决议及关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武器的相关国际标准和良好做法。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向伊拉克和约旦官员提供了关于防止恐怖分子使用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及武器的培训，以加强其执行各自反恐应对计划的能力。

#### G. 抵制恐怖主义宣传，发动社区参与预防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70. 联合国继续向会员国提供一系列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以防止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并支持会员国发动民间社会参与其反恐工作，包括开展反恐宣传。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54(2017)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2022年3月举行了一次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宣传和防止互联网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问题的公开会议。会议与会者强调，恐怖分子通过阴谋论利用与大流行病有关的不满和其他不满情绪、对政府和机构的不信任感上升情况，并强调必须发展积极的宣传以提供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愿景。

71.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继续就具体专题领域和提高这些交流的透明度与民间社会伙伴进行互动协作，途径包括：编写一份报告，综述与非洲民间社会组织就达伊沙附属团体在非洲的活动轨迹和影响进行协商的情况；<sup>7</sup>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5月举办一次通报会，内容涉及民间社会在反恐怖主义和反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于6月举行了一次关于发动东南欧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制定和执行国家反恐战略的虚拟圆桌会议。

72.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继续关注打击达伊沙方面的新问题，委托开展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对在线视频游戏的影响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分析极端主义行为体在网上的“现状”，以及他们与弱势社区的互动。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还继续在其重大体育赛事安保与促进利用体育及其价值观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全球方案框架内与会员国合作，包括计划向2023年非洲运动会主办国加纳派出一个技术评估团，并于3

<sup>7</sup>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ISIL in Africa – key trends and developments”，2022年4月。

月组织一次关于保护重大体育赛事和利用体育价值观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高级别圆桌会议。

73. 了解社会中的权力架构和按性别划分的做法、包括男性在恐怖主义团体中的作用以及恐怖主义团体和网络如何与社会互动，对于确保采取有效办法防止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是必不可少的。6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审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如何利用男子气概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行为体、包括反恐机构互动。<sup>8</sup> 移民组织和战略对话研究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三份关于达伊沙支持者生态系统的简报说明，重点介绍了该团体的主要宣传及其网上宣传的扩散。

74. 在伊拉克，联伊援助团继续努力促进和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以帮助实现强有力的保护和社会凝聚力，继而促进伊拉克的可持续和平、安全与发展，包括不断倡导颁布《反歧视和保护多样性法案》。3月，联伊援助团和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共同组织了一次关于打击仇恨言论、歧视和边缘化的对话。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通过“复兴摩苏尔精神”倡议恢复伊拉克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加拿大支持的一项新倡议，促进采取顾及性别平等的办法，通过教育防止伊拉克的暴力极端主义。

75. 在马里，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于3月制定并实施了一项举措，旨在促进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

#### 四. 意见

76. 我在 COVID-19 大流行暴发后的第一份报告中提到，恐怖主义活动激增加重了达伊沙及其附属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发现这一趋势中断的迹象。尽管领导层损失惨重，内部分裂和摩擦不断，但达伊沙继续利用冲突、治理失败、政治动荡、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不满来招募和吸引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资源，并煽动、策划和组织恐怖袭击。自上次报告以来，非洲局势、特别是南部和西非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在该团体及其附属者开始在其境内活动之前基本上和平的国家的暴力升级。我特别关切全球粮食无保障对西非、特别是萨赫勒地区的潜在影响，这可能加剧脆弱性，助长当地冲突动态，从而可能催化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

77. 我仍然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和其他设施悲惨的不稳定和不断恶化的状况深感关切。数以万计的个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被怀疑与达伊沙和安全理事会指认的其他恐怖团体有联系，他们继续面临其基本人权和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挑战。有关暴力事件增加以及最近针对这些营地和设施的袭击的报告进一步突出表明，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对受影响的平民和会员国产生影

<sup>8</sup> 国际和平研究所和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Masculinities and Violent Extremism”，2022年6月。

响。我促请其国民滞留在这些营地的会员国审视一下对此忽视的中长期后果，并进一步努力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儿童的最大利益而促进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遣返。

78. 达伊沙构成的威胁突出表明，必须采取全面对策打击和防止恐怖主义。虽然会员国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但国际合作仍然不可或缺。联合国将继续与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以及其他伙伴合作，包括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进行合作，支持均衡地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并牢固立足于法治和人权的对策。

---